續後漢書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續後漢書

(二)

郝經撰

續後漢書卷第三

帝紀第二

義例曰・末帝繼昭烈在位四十餘年・爲魏所滅・降封安樂公・而終于晉・謚曰思・陳壽國志稱昭烈爲先主・故稱帝爲後主・通鑑稱漢主・目錄稱安樂思公・晉謂孫皓爲後主・歸命侯・隋謂陳帝爲後主・其城公也・劉昫雖正其統體・更先主爲昭烈皇帝・仍曰後主・則昭烈先主也・有未安者・今正其位號而無謚・劉恕雖謚曰者傳皇帝・偏虛・不可謚正統之帝・故不從・案歐陽修五代史・梁亡而末王無謚・稱末帝・今漢亡而帝亦無謚・故更後主爲末帝云・

末帝

末帝、諱禪・字公嗣・母曰甘皇后・建安十二年生于荆州・二十四年昭烈爲漢中王・立爲王太子・及卽皇帝位・立爲皇太子・册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簒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爲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原注・禮記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世子而已・其於學之謂也・鄭元曰・物・猶事也・可不勉與・三年夏四月・昭烈崩于永安宮・五月・帝卽皇帝位于成都・年十七・原注・魚豢魏略・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棄家・南後奔荆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爲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爲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元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備得益州・而簡爲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邸・禪乃詣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浴送至益州・備乃立以爲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爲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爲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于政・遂總內外・裴松之曰・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于荆州・後主傳云・初卽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

敗于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士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ノ。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于小沛。禪時始生。及奔荆州。能識其父字元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于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按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爲太子太傅。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以丞相亮領益州牧。南中四郡皆叛。秋八月。遣尚書郎鄧芝修好于吳。孫權遂絕魏。興漢。原注。孫氏始稱吳。與其國也。立皇后張氏。

二年夏。吳使輔義中郎將張溫來聘。復遣鄧芝報之。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秋七月。亮討雍闓。原注。音愷。斬之。遂平四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移屯江州。築大城。原注。裴松之曰。今巴郡故城是。留護軍陳到駐永安。夏五月。曹丕卒。子叡立。原注。凡魏吳二主卒立。與凡特稱。皆書姓名。漢之僭僞。不成其爲君也。其君臣皆書卒而無崩。略也。

五年春三月。丞相亮出屯漢中。以討魏。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亡。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滅。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興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綴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定。謹案。宋本作未定。與此合。注作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洪基。未習師保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

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謹案志注崇作從毛本作崇與此合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已殞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原注香萃反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餘萬董督元戎襲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于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以不義陵上虐下故也原注史記太史公曰項羽乘勢拔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伯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畔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伯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迺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授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文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原注戰國策智伯與韓魏圍趙襄子于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出易姓爲輔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原注史記

微子敎諫紂不聽。乃持其祭器奔周。周公誅武庚。立微子于宋。以續殷後。漢王以魯公禮葬項王于穀城。封項伯等四人皆爲列侯。賜姓劉氏。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獎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元惡。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孟達復以新城來歸。

六年春。魏將司馬懿陷新城。孟達死之。丞相亮伐魏。攻祁山、天水、南安、安定。皆舉郡降。參軍馬謖原注六反。所及魏將張郃戰于街亭。敗績。馬謖伏誅。亮請自貶。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斬魏將王雙。

七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二郡。復拜丞相。夏五月。孫權稱帝。改元黃龍。遣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詔遣衛尉陳震賀之。權與震盟約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幷、梁屬漢。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冬。亮徙府營于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

八年秋。魏將曹眞等入寇。丞相亮次于城固赤阪。魏師還。丞相司馬魏延敗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平王。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圍祁山。三月亮敗魏將郭淮于上邽。夏六月亮擊魏將司馬懿于鹵城。大敗之。殺其將張郃。秋八月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郡。

十年春。丞相亮休兵于黃沙。

十一年冬。丞相亮使諸軍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討之。

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約吳大舉伐魏。三月孝獻皇帝崩于山陽。夏四月亮進軍渭南。魏將司馬懿引兵拒守。亮軍于五丈原。分兵屯田。秋八月。亮薨于軍。前軍師魏延作亂。丞相長史楊儀擊斬之。率諸軍還成都。初大赦。原注。凡故所未有特爲者。皆書初。非推本之初也。以左將軍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原注。凡尚書令。季漢政本所在。故拜免皆書。遣中郎將宗預使吳。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郡。夏四月以蔣琬爲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爲尚書令。

十四年夏四月。帝至湔。原注。裴松之曰。湔。縣名。屬蜀郡。音翦。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武都氐王符健降。徙氐民四百餘戶于廣都。

十五年秋七月。皇后張氏崩。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爲皇太子。子瑤爲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琬出屯漢中。詔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遂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興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暴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

二年春正月曹叡卒。子芳立。夏以大將軍琬爲大司馬。

三年春。越巂原注。音隧。蠻夷叛。太守張嶷討平之。

四年夏大司馬琬徙屯涪。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徙屯涪。

六年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費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七年春三月魏曹爽夏侯元等寇漢中鎮北大將軍王平拒興勢圍閏月謹案閏月毛本作閏二月此書在春三月後當是閏三月大將軍禕擊爽于三嶺魏師敗走夏四月安平王理薨秋九月以大將軍禕領益州刺史侍中董允爲尚書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冬十一月大司馬琬薨謹案蜀志蔣琬卒在九年冬十一月查琬傳亦云至九年薨此書在八年誤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尚書呂乂爲尚書令宦者黃皓爲中常侍大將軍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大將軍禕還成都秋大赦以涼州刺史姜維爲衛將軍與大將軍禕並錄尚書事原注魏略琬卒禪乃自攝國事末帝即位年已十七即臨政使諸葛亮南征北伐故亮將出師言末帝當親賢而遠小人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則諫其處事之際當任公道若猶未聽政亮其爲是言哉魏略之語殆不其然冬十月春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衛將軍姜維居之于繁縣汶山平康夷反維平之帝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不聽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夏侯霸來奔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伐魏攻雍州不克將軍句安、李韶叛降魏

十三年冬。衞將軍姜維伐魏。攻西平。不克。

十四年夏。大將軍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尙書令呂乂卒。以陳祗守尙書令。

十五年夏四月。孫權卒。子亮立。立子琮爲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盜殺大將軍禕。謹案。陳志。爲魏降人郭循所殺。此據綱目書盜。夏四月。衞將軍姜維伐魏。圍狄道。不克。

十七年春正月。大赦。夏六月。衞將軍姜維復出隴西伐魏。秋七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爲齊王。立丕孫髦。原注。稱主者。正其號以罪師也。冬十月。姜維拔狄道、河間、謹案。後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有河關而無河間。此仍陳志之訛。姜維傳俱同。臨洮三縣民居于緜竹繁縣。維與魏將徐質戰于河間。敗績。盪寇將軍張嶷死之。

十八年夏。衞將軍姜維復率諸軍出狄道伐魏。秋八月。維及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遂圍狄道。

十九年春。以姜維爲大將軍。秋七月。大將軍維伐魏。及魏將鄧艾戰于段谷。敗績。維請自貶。詔以維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立子瓚爲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冬十二月。後將軍維伐魏。出駱谷。次于芒水。大赦。

景耀元年春。後將軍維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史官言景星見。于是大赦。改元。宦人黃皓始專政。冬十月。吳孫綝原注。丑枕反。廢其主亮爲會稽王。立權次子休。大將軍維徹漢中諸圍兵退屯漢壽。守漢樂二城。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秋八月尙書令陳祗卒以董厥爲尙書令諸葛瞻爲僕射

三年春正月魏司馬昭弒其主髦立燕王曹宇之子奐秋九月追謚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以董厥爲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爲都護衞將軍共平尙書事以樊建爲尙書令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薨大將軍維伐魏及魏將鄧艾戰于侯和敗績還住沓中魏謀大舉入寇維表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

炎興元年春詔立故丞相亮廟于沔陽秋八月魏將鄧艾、鍾會諸葛緒數道入寇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九月鍾會率諸軍之漢中使將軍李輔圍王含于漢城護軍荀愷圍蔣斌于樂城會徑趨陽安關口守將傅僉死之大將軍維逆戰敗走與廖化張翼董厥合兵守劍閣以拒會冬十月鄧艾自陰平趨涪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艾衞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于緜竹敗績及其子尙皆死之艾之成都帝用譙周策降于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階緣（諱案原本作偕緣毛本蜀志作階緣文義要順今據改）蜀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苒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維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聽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

謹案：陳志歸能下有之數二字，疑衍。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敕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栖畝。以俟后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齎印綬，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敕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北地王諶不降，死之。紹、良與艾相遇于雒縣，艾即報曰：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眞主。此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受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囂馮隴而亡，公孫述據蜀而滅。原注：後漢書建武六年，隗囂使王元據隴坻，遣使稱臣于公孫述，述以囂爲朔寧王。九年，囂死，王元立囂子純爲王。明年周宗等將純降，建武元年，公孫述僭號，號成家。十二年吳漢克成都，滅公孫述。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侔功前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爲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爲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遣紹、良先還，帝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敕大將軍維等降。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謹案：通典曰：蜀後主炎興元年，則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歲次癸未，是歲魏滅蜀。至晉武帝太康元年，歲次庚子，凡十八年，戶增九十八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萬九百八十二。則當三國鼎峙之時，天下通計戶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主，斯以勤矣。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艾至城北，帝輿櫬自縛詣軍門，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原注：晉諸公贊，劉禪乘檳車詣艾，不具亡國之禮。承制拜帝爲驃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帝敕降。大將軍維

率諸將降于鍾會。艾居帝于故宮。資嚴未發。

二年。謹案。通鑑綱目。炎興元年冬十月。帝出降。漢亡。次年書魏咸熙元年。炎興無二年。此稱二年。與綱目不合。考劉封廖化諸傳。仍作咸熙元年。益知此書炎興二年者。在郝經亦非定論矣。

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將軍胡烈等討斬之。太子璿、大將軍維并遇害。帝舉家東遷至雒陽。降封帝爲安樂縣公。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爲安樂縣公。於呼。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爲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爲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宏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以來。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綏輯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爲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無疆之休。朕嘉與君公長享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元牡。苴以白茅。永爲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爲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並封列侯。晉泰始七年。帝崩于雒陽。謚曰思公。子恂嗣。原注。陳壽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爲昏暗之后。傳曰素絲無常染之。信矣哉。禮。唯所之古義。體理爲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于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僞劣著矣。裴松之曰。赦不妄下。

誠爲可稱。至于言年名不易。猶宰未達。按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沒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譚案。史通曰。陳氏三國志劉後主傳曰。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于秭歸。羣烏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又曰。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郤正爲祕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得非厚誣諸葛乎。

議曰。太甲克聽伊尹。成王終信周公。故皆爲賢君。末帝奉昭烈之命。令諸葛亮南征北伐。卒信討賊之義。亮沒而繼用蔣、費。終亮遺意。維持宗社。四十餘年。亦太甲成王之次也。當永安屬纊之際。有嗣子不才。君當自取之言。其時豈無宵人哉。苟有疑焉。亮能安乎。其未踰年而改元。國君卽位柩前。必踰年改元。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子之心。不忍有變于中年也。末帝于章武三年夏五月卽位。卽改元爲建興。非制也。陳氏譏之。是也。亮薨而卽大赦。至于終惑閹閽。墮隕先志。不死社稷。甘爲降虜。爲可責已。國不置史。注記無官。行事多遺。災異靡書。方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以誅仇討逆爲先務。日不暇給。未可求備也。

贊曰。季末中庸。受命彌留。克聽弗違。濟師誅仇。終惑竪寺。遂傾大寶。組頸軍門。竟同軹道。原注。史記。沛公至灞上。秦王子嬰繫頸以組。白馬素車。矣天子璽。降軹道旁。 樓桑枯死。杜鵑不來。原注。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時荆州鼈靈死。其尸泝流而上。至汶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其位禪焉。後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 惠陵草深。鬱有遺哀。劍門猶險。巴賓勿歎。原注。晉書。巴賓人李特隨流人將入蜀。至劍閣。箕踞歎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于人。豈非庸才邪。 氣數當窮。天啄有漢。

續後漢書卷第四上

列傳第一上

后妃 謹案・帝紀及家人傳皆有義例・后妃諸王傳皆亦有之・今無・疑闕・

昭烈甘皇后　穆皇后兄懿　懿族弟班

末帝敬哀張皇后　張皇后

昭烈甘皇后、沛人也。昭烈領豫州。住小沛。納以爲妾。昭烈數喪嫡室。常攝內事。生末帝于荊州。昭烈窘于當陽、長阪。棄后及末帝。賴趙雲保護。得免。后崩。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改葬于蜀。未至而昭烈崩。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原注・公羊傳・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原注・漢書高祖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高后七年・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原注・後漢書・和帝永元九年・追尊皇妣梁貴人爲皇太后・冬十月乙酉・改葬恭懷梁皇后于西陵・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原注・後漢書・獻帝興平元

年。追尊謚皇妣爲靈懷皇后。改葬于文昭陵。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原注。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輒與恭等按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懿。少孤。懿父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爲瑁納后。瑁死。后寡居。昭烈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原注。漢晉春秋云。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羣下勸昭烈聘后。昭烈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于子圉乎。于是納后爲夫人。原注。左氏傳。晉太子圉爲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太子圉逃歸。惠公卒。圉立。是爲懷公。晉文公至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習鑿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況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于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于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偪。而引前失以爲譬。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建安二十四年立爲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爲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末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稱長樂宮。延熙八年。后崩。合葬惠陵。建興八年。進封懿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薨。以懿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弟班。末帝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綿竹侯。謹案。建興八年以下。大典另爲一條。據文併歸本傳之末。後仿此。

末帝敬哀張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爲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爲皇后。十五年崩。葬南陵。

張皇后、敬哀皇后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爲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

社稷今以貴人爲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炎興二年隨末帝遷雒陽原注漢晉春秋云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議曰后妃之德周室爲盛太姜太任太姒至于邑姜原注太姜太王妃太任王季妃太姒文王妃邑姜武王妃也世嗣徽音自家刑國以至于天下雖堯之明峻德親九族舜之烝烝乂觀厥刑于二女無以尚已故文王演易重巽于離風自火出明內齊外名之曰家人其繇曰利女貞孔子爲之傳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正家而天下定及其刪詩以關雎詠歌后妃推爲正風之始蓋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原聖王所以修身而平天下者在乎是矣周室衰微家道日乖至秦而母后始與政外戚始當國原注史記秦昭王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其弟魏冉爲政威震秦國及漢呂霍上官許趙丁傅王氏原注呂氏上官氏事見昭烈紀漢書孝宣霍皇后大將軍光女也爲顯使淳于衍陰殺許后立其女爲皇后光薨顯與諸壻昆弟謀反伏誅孝宣許皇后昌邑許廣漢之女也宣帝在民間時廣漢以女妻之生元帝及即位立爲皇后爲霍顯藥殺之其後封廣漢爲平恩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孝成趙皇后與女弟俱爲倢伃既立爲皇后而弟絕幸爲昭儀帝未有繼嗣凡後宮有子輒殺之平帝立王莽廢后爲庶人遂自殺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哀帝即位尊爲皇太后凡傅氏侯者六人平帝立王莽發其冢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掘平其冢周棘其處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哀帝即位尊爲帝太后兄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侯者凡二人王莽亦發其冢更以木棺孝元王皇后凡十侯五大司馬至莽卒篡漢云至竇鄧閻梁原注後漢書章德竇皇后大司徒融之曾孫也殺皇太子慶母宋貴人及和帝母梁貴人和帝即位尊爲皇太后臨朝稱制和熹鄧皇后太傅禹之孫也和帝崩立殤帝太后臨朝立安帝復臨朝在位二十年安思閻皇后殺皇太子保母李氏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安帝崩太后臨朝以兄顯爲車騎將軍定策立北鄉侯懿北鄉侯薨顯又徵濟北河間王子而中黃門孫程等立順帝誅顯廢太后程等皆封侯號十九侯順烈梁皇后帝崩立沖帝太后臨朝沖帝崩復立質帝太后猶臨朝而天下大亂專朝易主竊命移國閨闈內訌姻后兄大將軍冀弒質帝立桓帝而誅李固宦官多所封寵

姬外潰。牀笫之間。總爲牆茨。遂無正家之道。無復唐虞三代風化之美矣。其內官之制。依仿秦舊。帝母曰皇太后。祖母曰太皇太后。嫡曰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倢伃、娙娥、傛華、充依、昭儀等號。以備內官。各有品秩焉。原注。漢書。昭儀位比丞相。爵比諸侯王。倢伃視上卿。比列侯。娙娥視中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孝哀入繼大統。傳太后稱尊號。于是有恭皇太后、恭皇后、帝太太后、皇太太后等皆亂制也。原注。漢書。哀帝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謀。朝不道。上卻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乃自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爲恭皇太后。丁姬爲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后爲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亦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爲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光武中興。稱號惟皇后、貴人。其後置美人、宮人、采女等。而無爵秩。昭烈志期恢復。不幸而與操遇。用武無所。奔走狼狽。屢棄妻子。晚末得蜀。戰爭方始。祇立一后。內職不備。亦可以觀其志烈也。甘后備嘗險阻。終享大號。宜哉。二張后皆車騎將軍飛之女。不忘佐命之義。締親勳閥。又可見末帝之賢也。羣下勸昭烈納穆后。帝以同族爲疑。法正乃勉以辰嬴。終玷大德。惜哉。

贊曰。帝皇受命。代資內德。娠聖承天。自家刑國。不有淑徽。曷正壼範。兩君四后。道隆先漢。

續後漢書卷第四下

列傳第一下

昭烈二王

魯王永　梁王理

末帝太子六王

太子璿弟瑤琮瓚諶恂虔

魯王永字公壽昭烈子。末帝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爲魯王。策曰。小子永。受茲青社。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奄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治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於末帝。稍疏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炎興二年。東遷雒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梁王理字奉孝。亦末帝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祗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於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幾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

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安平王。延熙七年薨。謚曰悼王。子哀王允嗣。十九年薨。子殤王承嗣。二十年薨。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世頹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炎興二年東遷雒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謹案目錄此下有末帝太子璿傳今闕。

安定王瑤、河西王琮、新平王瓚、北地王諶、新興王恂、上黨王虔皆太子璿之弟也。琮以景耀五年薨。漢亡。諶自殺。見死國傳。瑤等五王從末帝遷雒陽。晉永嘉之亂。祚允絕滅。惟魯王永之孫元奔蜀。李雄封爲安樂公。以爲末帝嗣。桓溫平李勢。元入于晉。不知其所終。原注。陳志。自太子璿外。見瑤、琮、瓚、諶、恂、虔六人。孫盛蜀世譜亦六人。有璿而無虔。未知孰是。孫盛參戎行。見元於成都。

議曰。二帝無曹氏之寡恩。孫氏之內亂。而祚允單寡。生於衰末。卒無有成。寖微寖滅。而璿傷死於亂。嗚呼。天不祚漢。乃至此極乎。

贊曰。六孽分封。原注。漢書。高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薄姬生孝文帝。齊悼惠王肥。趙隱王如意。淮南厲王長。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六王皆庶孽也。河山帶礪。原注。漢書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磐石之宗。犬牙相制。慶自代來。本支百世。原注。文帝生景帝。自孝武至光武昭烈。皆景帝子孫也。中山峩峩。涿水湯湯。派衍祥啓。復一高光。三起三滅。原注。謂高祖至平帝。光武至獻帝。昭烈至末帝也。二帝七王。緝熙漢道。於戲不忘。

續後漢書卷第五

列傳第二

宗室諸劉

義例曰。寵故諸侯王。自焉以降。皆漢室之胄。爲牧伯而不終者也。陳壽以劉虞爲魏諸僭。虞以死拒山東之議而爲公孫瓚所害。何事於魏哉。又以焉。璋爲蜀二牧。與先主共爲蜀書。皆私意也。焉。璋亦漢賊耳。豈得並興復漢室之帝乎。繇。表漢之牧伯。繇爲孫策并滅。表子琮降操。則自漢臣也。而以繇爲吳之僭僞。表爲魏之僭僞。皆非也。故皆以爲宗室而繫之漢云。若劉嶧。劉放雖亦帝室之胄。乃佐操丕父子篡漢。而終臣於魏。故以爲魏臣。絕不爲親也。

陳王寵　劉焉子璋任安　董扶王商　劉虞　劉繇子基兄岱　劉表子琦琮劉先傅巽　王脩　劉勳　韓嵩

陳王寵、明帝子敬王羨之後也。羨始封廣平。徙封西平。帝崩。遺詔封陳。食淮陽郡。薨。子思王鈞嗣。薨。子懷王竦嗣。無子。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是爲頃王。薨。子孝王承嗣。薨。子寵嗣。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悝。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原注。華嶠漢書及宦者傳諸本並作甫。此云酺。未知孰是。酺。音蒲。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帝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酺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爲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原注。華嶠漢書。寵射。其祕法以天覆地載。參渾爲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爲萬勝之方。

然要在機牙。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治兵自守。國人畏之。不敢離叛。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飢荒。陳獨完富。鄰郡人多歸之。俊傾廩振贍。皆得全活。有衆十餘萬。獻帝初。義兵起。寵率衆屯陽夏。自稱輔漢大將軍。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之。術忿恚。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原注。謝承漢書。俊字孝遠。烏傷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攜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爲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闓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幷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多爲丹陵兵烏桓所略。及曹丕篡代。自封國已除滅者。其餘光武子趙孝王良、後博陵王珪、原注。謹案。後漢書趙孝王良。光武叔父。此冠以光武子。與東海恭王強等並列。疑誤。東海恭王強、後汶陽侯羨沛獻王輔、後恭王曜子契、東平憲王蒼、後頃王端、子凱、任城孝王尚、後新昌侯子佗、明帝子彭城靖王恭、後孝王和、孫祗、梁節王暢、後敬王元、子彌、章帝子河間孝王開、後濟南王康子某。原注。後漢書。稱開不應與祖同諱。故闕疑曰某云。謹按。後漢書。濟南王康子賀。賀爲黃巾賊所害。子開嗣。此以開爲濟南王康子。疑誤。皆降封崇德侯。頗食租賦。而重禁錮。不得遷徙仕宦。晉泰始初始除漢宗室禁制。

謹案目錄此下有劉焉、劉虞傳。今闕。又陳王寵、劉焉當有議。今亦闕。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原注。史記年表。孝王。齊悼惠王肥子將閭也。繇祖父本博學。號稱通儒。舉賢良方正。爲般長。卒父。輿一名方。有雋才。終山陽太守。伯父寵。以經明行修。舉孝廉。察四行。累遷會稽太守。有惠政。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父老六七人相率送寵。人齎百錢。去縣數十里。自若耶山谷間

遮寵曰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吏稀到門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選受一大錢故號一錢太守入居九列四登三事以太尉辭位卒於家繇年十九從父韙爲賊所劫質繇纂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廉爲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法謹案陳志作貪穢不循通志循下有法字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迫逐使去於是術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詔加繇爲牧振武將軍衆數萬人謹案今志作衆萬餘人宋本及通志皆作衆數萬人與此合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使太史慈拒策慈爲策所擒繇悉衆與策戰大敗策遂入曲阿盡虜繇妻子部曲繇走丹徒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僻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者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袁公路爲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且帝室之冑謹案志注無此字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使笮原注杜融先往助豫章太守朱皓討力反袁術所用謹案志注作劉表所用太守諸葛元許子將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名義者也謹案志注作不顧命名義者也冊府無命字與此合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爲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

走入山爲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後孫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爲讎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願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籍。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基遭多難。潛處味道。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稀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孫權愛敬之。權爲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爲吳王。遷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基犯顏諫爭。翻以得免。方大暑。權宴飲船樓上。雷雨大作。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不覆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爲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董卓以爲兗州刺史。與袁紹同起兵討卓。青州黃巾大入州界。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不聽。與戰。果爲所殺。

議曰。漢祚剝裂。天枝蠹敝。遺胄遐孤。耽沈骸原注音委。骸原注音被。莫能自振。劉虞獨能飭身厲行。忠厚恭儉。

化行幽朔夙夜憂勤志存王室致使董卓畏服羣雄見推卻尊號而不受奉章表以自通振振哉漢家賢宗子衛武公東平憲王之儔也原注國語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戒於國恭恪于朝作抑詩自儆至沒身謂之叡聖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光武子也好經書雅有志思顯宗甚愛重之手詔曰中傅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安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不幸而爲公孫瓚所襲惜哉范蔚宗曰若虞瓚無間糾人完聚稽保燕薊之饒繕兵昭武以臨羣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嗚呼天不佑漢盜憎主人其能無間乎又弱一个焉劉氏危矣劉繇當治平之世足爲賢方伯素無禦亂應變之才惡能拒袁術之僭嬰孫策之鋒哉折敗以死於是宗室諸劉盡矣本根無所庇蔭天子獨守虛器操遂弑后酖子除封國重禁錮使無噍類然後攘取乃不能殺昭烈而漢統歸之終自爲僭僞豈非天哉鮮于輔爲虞復讎迎和附紹從臾義烈蹙瓚於死盡臣子之義矣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餘之後也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年十七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爲南陽太守過於儉嗇表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且吾以矯世也由是知名與同郡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緒恭劉祗田林爲友俱被訕議號爲八顧又與汝南陳翔范滂魯國孔昱渤海苑康山陽檀敷張儉南陽岑晊爲八及原注後漢書及者言其非導人追宗者也三君八俊錄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官至御史中丞海內貴珍陳子麟范滂字孟博汝南細陽人爲太尉掾海內寒諤范孟博孔昱字世元終於洛陽令孔世元苑康字仲眞渤海重合人官至泰山太守海內彬彬苑仲眞檀敷字文友山陽瑕丘人爲蒙令海內通士檀文友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官至衛尉海內忠烈張

岑節。岑晊字公孝。南陽棘陽人。爲太尉掾。海內珍好岑公孝。其稱表海內所稱劉景升。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爲北軍中候。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原注。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之伯父也。詔書以表爲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原注。宗黨共爲賊。又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爲華容長。各阻兵爲亂。表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荊越、襄陽蔡瑁、與共謀畫。表謂越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兵與與策乎。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匹夫之勇。不足慮也。宗賊率多貪暴。爲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謹案。陳志無使字。後漢書有使字。與此合。施其才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原注。漢官儀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舅犯之謀也。原注。呂氏春秋。時晉文公將與楚人戰于城濮。召舅犯而問。楚衆我寡。奈何而可。舅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于文。繁戰之君。不足于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舅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舅犯之言而敗楚人于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舅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舅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利先百代之利乎。遂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謹案。陳志作五十五人。後漢書作十五人。此從後書。皆斬之。而襲取其衆。惟江夏賊張虎、陳生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與其

從兄紹有隙。紹與表相結。故術與孫堅合從擊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爲流矢所中。死。餘衆退走。及李傕等入長安。表遣使奉貢。傕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建安元年。天子將還雒陽。表遣兵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千里不絕。及遷都許。表遣使貢獻。復北結袁紹。治中鄧羲諫。表不聽。答羲曰。內不失職貢。外不背盟主。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羲乃辭疾而退。終表之世不仕。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三年。長沙太守南陽張羨性屬彊。表不禮焉。郡人桓階說羨舉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叛。表附曹操。表遣兵攻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攻破懌。盡平三郡。原注。英雄記。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湘間心。然性風強不順。表沸其爲人。不甚禮也。羨因其懷恨。遂叛表。於是開土益廣。南接五嶺。原注。裴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嶺。鄧德明南康記。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眞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北據漢川。地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荊州人好亂。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麋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爲效用。萬里肅清。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毋闓、宋忠等譔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久之見漢祚陵夷。遂不共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僭擬乘輿焉。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

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能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今策名委質。惟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爾。在君爲君。不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以爲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曹操威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嵩不爲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他意。但囚嵩而已。表貌儒雅而中疑忌。皆此類也。六年。昭烈去袁紹來荊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一年冬。曹操征烏桓。昭烈說表襲許。表不從。原注。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表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己。甚愛之。後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而睦於琮。琦不自寧。嘗與瑯琊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將亮游觀花園。飲宴。因共升高

樓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原注・左氏傳・晉獻公嬖驪姬・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夷吾居屈・重耳居蒲・及驪姬譖殺申生・重耳出奔狄・在外十九年・而得晉國・是爲文公・）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爲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琦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甚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衆聞而傷焉遂以琮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迎操降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操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操乎則雖保楚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以禦曹操乎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原注・案獻帝建安十三年八月・蒯越等說劉琮降・范書陳志表傳皆云・韓嵩亦說琮降・嵩時被囚・必不預謀・）操軍至襄陽琮舉州降昭烈走夏口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既得將軍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若給威兵數千徼之於險出其不意操可禽也禽操則威震四海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聽操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原注・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強・與秦爭衡・荆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絜・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蔑萬里之業・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禮・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

之棄并州。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牋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爲諫議大夫。參同軍事。後漢書。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用之。以嵩爲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蒯越光祿勳。劉先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治中從事鄧羲諫。不聽。羲以疾退。終表世不任。操以爲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昭烈表琦爲荊州刺史。明年卒。建安初。荊童謠曰。八九年。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表爲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表妻死。諸將亦皆淪謝。十三年表卒。因喪破滅。皆如其數。比表卒。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卽遣馬吏驗視。而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無幾。操平荊州。以涿郡李立爲荊州刺史。蒯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儀狀魁傑。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預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詔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曹操入荊州。表爲光祿勳。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臨終與操書。託以門戶。操書報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韓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辟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酈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爲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諫不從。漸見違忤。及自許還。囚之。曹操入荊州。釋嵩囚。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用之。拜大鴻臚。卒。劉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爲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曹操。時賓客並會。操問先劉牧如何郊祀天地。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

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頫。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操曰。羣凶爲誰。先曰。舉目皆是。操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方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己若。卽蚩尤智伯復見於今也。操默然。拜先武陵太守。操入荊州。以先爲漢尚書。尋以爲魏國尚書令。卒。傅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曹丕時爲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荊州。曰龐統爲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淸行顯。統後輔昭烈。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嘏。別有傳。王儁字子文。汝南人也。少爲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晊善。曹操爲布衣。特愛儁。儁亦稱操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操會之。會者三萬餘人。操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爲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至。避地武陵。歸儁者百餘家。天子都許。徵爲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強。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操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業。繼桓文之功。今乃釋近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河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卒於武陵。年六十四。操入荊州。自臨江迎喪。改葬於江陵。

議曰。表據荊楚。襟帶江漢。瞰臨許雒。向從昭烈之言。勤王蹙操。則漢未遽亡也。亦優游自喜。陰蓄異志。乃

謂劉焉在蜀。如子夏之在西河。曾不知己之題旌夏。奠玉斝。有甚於焉。其坐談西伯。亦猶隗囂之在隴也。原注。左氏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杜預注曰。桑林殷天子樂名。旌夏。大旌也。玉斝。郊禋玉爵也。後漢書。隗囂矜己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昭烈託足無所。表幾不容。琮琦之亂不取。哭墓而去。當陽長阪之急。棄妻子而不忍。棄荆州之民。嗚呼仁哉。

贊曰。焉殺漢使。墮剝維城。璋尤庸闇。遷奪猶輕。驅除庸蜀。赫我王靈。懿哉幽州。乃心帝室。奔命奉章。隕身碎璧。氣躍箕尾。天津尚赤。原注。幽州尾箕之次。析木之津。繇亦宗英。才匪戡難。乃啓孫氏。三辰肇判。遂俾昭烈。卒莫完漢。表有全楚。坐收天命。事會弗衷。得死爲幸。

續後漢書卷第六

列傳第三

漢臣

義例曰・漢室之禍・始於黃巾・中于董卓・終于曹操・歷靈獻二帝而後天下三分・當時將相大臣與一時僭偽・或終于漢・或終于魏・或終于吳・皆故漢臣也・故自皇甫嵩至徐庶乃亡漢臣僚・自諸葛亮至邵正乃恢復臣僚・總爲漢臣云・

皇甫嵩　朱儁　蓋勳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惟存郝經議一篇其贊語亦闕

議曰嗚呼國之將亡必有以兆亂發於意慮之所不及東都之季所以爲亂本者母后也外戚也宦官也大臣也及其始禍乃在一妖賊張角同日鬨起至數十萬橫潰天下雖嵩儁仗鉞獮薙原注・上鮮下替・一時豪傑怙亂植兵爲背脇疽根而不可去卒之孫氏曹氏據有天下十之八使昭烈奔走一隅竟不能完漢蓋綱紀者國之元氣也母后外戚宦官大臣更蠹迭壞國病已成一旦潰而爲羣盜聚而爲大盜僨而不復藥有國君人者可不戒哉可不慎哉嵩儁有大將之略昧匡時之幾遂爲桀逆所制不能以功名終勳西州義士烈望高出一時奮辭抗議爲卓所憚不能靖難銜憤而死棟折榱崩自是而漢亡矣

續後漢書卷第七

列傳第四

漢臣

何進弟苗　鄭泰　何容　种劭　王允王宏趙戩　士孫瑞

謹案何進、鄭泰、何容三傳闕.

种劭字申甫.拂之子也.祖暠、延熹初爲司徒.大著名節.父拂、初平元年代荀爽爲司空.李傕.郭汜陷長安.百官多避兵.拂揮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劭早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誅宦官.召幷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車.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脇劭.劭怒.稱詔大呼呵之.軍士皆披.遂前斥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及進敗.獻帝卽位.拜劭侍中.卓旣擅權.而惡劭強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人以身殉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傕汜.以報其仇.戰於長平觀下.軍敗.死之.

議曰．戚宦並爲亂本．耦傷漢室久矣．一旦更相屠幷．必兩斃而後已．理勢然也．故竇武、何進倚母后．恃元舅．握兵柄．操大權．總攬豪傑．登庸名士．欲蠲除閹穢．卒之身死而族滅．以亂除亂．神明不與也．進復愎諫違衆．卒召外寇．疣潰身殫．遂淪鼎命．悲夫．鄭泰之止進召卓．不用而去．可謂見機而作也．及與何容發山東之謀．祇爲亂階．亦猶進之召卓也．容卒以憂死．泰可謂幸而免矣．國之將亡．殆如膏肓之疾．動之死地．雖雷扁和秦．原注．雷公．扁鵲．醫和．秦越人．莫能善其術也．种劭父子死國．烈氣凜凜．爲不死矣．

謹案．目錄王允傳附王宏、士孫瑞、趙戩、今止存趙戩一篇．其王允、王宏、士孫瑞傳文俱闕．

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將殺之．衆爲悚慄．而戩自若．卓悔．謝釋之．既收葬允三輔大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辟爲掾．後爲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初昭烈襲蜀．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則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幷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關羽忠義．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卒如幹言．原注．蔚宗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爲之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間不爲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議曰．嘗觀燕將之射虎．逡巡辟易．怒則鞭馬而去．視其便利．以矢殪之．王允之圖卓．射虎之術也．方其咆

哮肉人不置則縱令足厭一旦置之机上若刲羊豕然宮闈不駭而清大憝可與語權矣故議者謂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間不爲狙詐然昧夫泰定包荒之義原注泰九二曰包荒遂成屯難大貞之凶原注屯九五曰大貞凶使傾汜犯順臍火未冷又生數十百卓身死而不能衞君向之權盡爲今之迂矣士孫歸功不侯有勞謙之吉原注謙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保身之智卒爲亂兵所殺崑山之烈玉石俱焚吁可畏哉

贊曰進本屠割馮藉椒掖智小謀大身夷族赤自我致寇死有餘責公業諸賢匡時濟難龍蛇閧起漫爲興歎奔命脫死亟走解散允篤智計漢火復然臍炷未滅頸刃遽連明哲保身士孫獨賢終亦不免衆果勝天

續後漢書卷第八

列傳第五

漢臣

董卓 李傕 郭汜 楊奉 韓暹 李樂 胡才 張濟 韓遂 馬騰 閻行 成公英 張楊 董承 呂布 張邈 邈弟超 高順 陳珪 陳宮

謹案董卓傳闕。

韓遂字文約。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爲督軍從事。遣遂奉計詣京師。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請與相見。遂說進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及北宮伯玉等反。劫章。遂爲謀主。遂內殺伯玉及章。與馬騰合。馬騰者、字壽成。右扶風茂陵人。伏波將軍援之後也。其父（謹案。後漢書注。父平。蜀志注。字子碩。）嘗爲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娶羌女。生騰。騰少貧。嘗從鄣山斬材木負販自給。騰身長八尺餘。軀幹洪壯。面鼻雄異。而性仁厚。人多敬愛之。涼州募民有勇力者（謹案。陳志馬超傳注。王國等及氐羌反叛。州郡募發民有勇力者。）騰應募。耿鄙見而異之。署爲軍事。典領部曲。討賊有功。遷軍司馬。拜偏將軍。及與遂合。勇常冠軍。遂騰之敗於長平觀而走涼州也。遂還金城。騰屯汧隴間。時西州少穀。騰表言軍人乏食。求就穀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池陽將王承等恐騰爲害。乃攻騰營。騰適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東。與韓遂結爲異姓兄弟。甚相親厚。後以部曲相侵入。

更爲讐敵。騰攻遂。遂走。合衆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釋。下隴戰關中。建安七年。曹操欲圖呂布。恐袁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端和解之。繇移書遂騰。爲陳禍福。騰遂各釋兵。遣子入侍。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袁尙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連和遂騰。騰陰許之。繇乃使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寇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強。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事定奉辭責罪。將軍爲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爲福。今曹氏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惟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與繇會。擊援。大破之。操乃徵騰入屯槐里。轉拜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騰進賢待士。矜救民命。撫存瘡痍。三輔安之。曹操將伐荊州。復使張既說騰。令釋部曲入宿衞。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既恐其爲變。乃移諸縣促儲偫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操表騰爲衞尉。以超爲偏將軍。領騰營。又拜超弟休爲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從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十六年。曹操遣夏侯淵會鍾繇討張魯。關中諸將疑爲襲己。超與韓遂等十部皆反。東扼潼關。據有關中。曹操親征。以譎計間超遂。使相疑。因擊遂等。大

破之。操軍還誅騰夷三族。超復與遂破隴上諸郡。超敗。奔漢中。復出。遂復與之圍祁山。超復敗走。夏侯淵追遂至於略陽。攻燒長離羌屯。遂救長離。淵邀擊。大破之。遂以餘衆遯歸金城。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張魯至河池。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遂。送首於操。遂自靈帝末始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初隴西人宋建在抱罕自稱河首平漢王。置百官。亦三十餘年。曹操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成公英者、金城人。中平末。隨韓遂謀議軍事。建安中。遂自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惟英獨從。其壻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克。遂歎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舉事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自棄巢窟而依人乎。遂曰。吾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耳。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有可爲也。遂從其言。時衆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胡。羌胡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操。操見之甚喜。以爲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過前。操命射之。三發皆中。應弦而斃。操抵掌笑曰。但韓文約可爲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下馬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主人在。實不來也。遂流涕哽噎。操嘉其忠。益親敬之。魏黃初時。河西復亂。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閻行者、金城人。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爲韓遂裨將。建安初。遂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以勇稱。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撾超。幾殺之。十四年。遂使詣曹操。操厚遇之。表拜犍爲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遂。達

操旨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今當共匡輔國朝。行因謂遂曰。將軍興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有所附。是以前在鄴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遂曰。且可復觀望。數歲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遂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反。舉遂爲都督。及遂還。超謂遂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爲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爲子。行諫遂。不欲令與超合。遂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曹操與遂交馬語。行在其後。操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遂還金城。操聞行前意。故但誅遂子孫在京師者。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爲。使人笑來。吾前後與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爲人養老也。遂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納之。操果疑行。會遂使行別領西平郡。乃勒其部曲攻遂。不勝。將家人東奔。操表封列侯。

謹案曰錄。此下有張楊傳。今闕。止存附傳董承一篇。

董承。靈帝母永樂太后之姪。獻帝之舅也。既召曹操遷於許。以承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己。百官備員而已。帝不勝操專偪。置密詔衣帶中付承。令與昭烈結天下義士共誅操。未發。操遣昭烈東征袁術。承更與偏將軍王服謀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顧足下與吾同否。昔呂不韋

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猶是也原注・史記秦子楚爲質于趙・呂不韋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不韋入秦・說華陽夫人立子楚・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始皇立・遷不韋于蜀・仰鴆而死・服惶懼不敢當且曰兵少耳承曰舉事訖得操成兵顧豈少耶今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吾腹心辨事者遂與服及輯、碩決計事覺承等皆爲操所誅夷三族

謹案目錄此下有呂布傳今闕

議曰卓爲羿莽而姦計不足其暴戾淫虐過之是以遽起而遽滅適足以貽禍而資羣盜遂使兇孽蠭蜂刺天肆猘賈怒鴟奪豨呀劫質大子囚戮公卿折井頓擲盡耗漢家神靈澌熄銷沒而後各就誅夷自昔國亡驅除之際未有若斯之亂且酷也韓遂馬騰跳踉河右坌起始亂聚散不常梗踣關輔三十餘年軼勝廣矣原注・漢書・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二世元年・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皆爲屯長・行至蘄大澤鄉・與其徒屬殺將尉・袒右稱大楚・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入據陳勝・乃立爲王・虛爲假王・張楊有奉迎之功據河山之郡而無雄才卒墮匹夫之手智不足稱也董承無何進之力又無于允之術幾事不密反爲操所圖遂使昭烈去而不復王室無所依賴操乃窮兇極狠仇怨天子蜚血禁籞蹦崇宮闈怒而不置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承之謂也呂布翻覆虓猛而不知義至于禽戮乞解縛自效豈天也哉昭烈當屯難之際屈身于布以貴下賤及其禽布健決誅之奮其乾剛盡龍德飛潛之義矣

贊曰召戎啓釁運極厄會祲塞風饕虎躍鯨沛逆鋩淬日兇鋒掃孛翻覆宗社廢立君主血蠛咸京金盈郿塢巖巖公師烈烈尙父雖伏天誅竟委皇綱梟捩蠭團紛紜寇場乾坤榛蕪王猷允亡楊雖有功承實

不智。遂敢首禍。布弗知義。共爲妖孽。穢我神器。

續後漢書卷第九

列傳第六

漢臣

袁紹 子譚 熙 尚 從兄遺 外甥高幹 逢紀 審配 沮授 田豐 麴義 李孚 王修

袁術

袁紹上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自司徒安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紹、司徒湯之孫、司空逢之庶孽也。出後伯父五官中郎將成。原注。後漢書。安字邵公。祖父良。習孟氏易。安傳良學。舉孝廉。除陰平長。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逆。下郡覆考。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治楚獄。所伸理者四百餘家。徵爲河南尹。遷太僕。元和三年拜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時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四年薨。子敞。字叔平。安帝元初二年代劉愷爲司空。安孫湯。字仲河。桓帝初爲司空。累遷司徒太尉。湯次子逢。字周陽。靈帝時爲司空。逢弟隗。字次陽。獻帝初太傅。爲董卓所害。魏書。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爲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爲子。英雄記。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爲作諺曰。事不諮。問文開。少爲郎。弱冠除濮陽長。早喪其父。及遭母喪。去官三年。喪畢。追感幼孤。再服父服。凡廬墓六年。紹壯健有威容。既累世台輔。豪傑歸仰。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塡接街陌。自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與張邈、何容、伍瓊爲奔走友。曹操傾慕。亦內交焉。於是聲望甚盛。及徙居雒陽。不妄通賓客。養名自重。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

睥睨權倖不應辟命。原注：英雄記：紹隱居雒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爲奔走之友，不應辟命。裴松之曰：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況于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宦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于省中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好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爲乎。紹叔父太傅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不改行而與時偕，且破我家。始辟大將軍何進掾，爲侍御史，遷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爲中軍校尉。原注：後漢書作佐軍校尉。靈帝崩，少帝即位，紹使客張津說何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爲海內除患，進以爲然。遂與紹謀誅閹官，及蹇碩。令趙忠圖進，事覺，誅碩。紹說進曰：碩既伏誅，不盡滅其黨，必爲後患。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孤疑，紹脅進曰：今釁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復爲竇氏矣。進乃白太后，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黃門常侍聞之，皆詣進謝，惟所錯置。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再三，進不許。轉紹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紹使雒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從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二百人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陛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殺之。宮中亂，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殺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又捕趙忠等斬之。原注：山陽公載記：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遂于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乃閉北宮門，勒兵捕諸閹宦，無少長皆殺之。急追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將兵至，騎都尉泰山鮑信說紹曰：董卓擁制強兵，累拒詔命，今乘亂而入，將

有異志若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罷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爲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于春秋未有失德聞于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家大事請出與太傅議卓復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縣節于上東門而奔冀州原注英雄記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山陽公載記卓以袁紹棄節改第一蓐爲赤旌裴松之曰紹于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名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爲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倔強爲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嗜鬬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時卓暴戾氣凌一時決計廢立而紹忤之故致忿罵紹亦一世之傑氣自蓋卓揖之而去亦其宜也是不爲妄故今取之卓既廢帝立陳留王購紹急侍中周毖謹案陳志毖作毖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容等爲卓信待而陰爲紹地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渤海太守封邟原注回鄉反侯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以渤海起兵與後將軍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原注英雄記瑁字元偉元族子先爲兗州刺史甚有威惠濟北相謹案原本訛北海相據後漢書改鮑信等十郡守相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董卓爲名紹與王匡屯河內伷屯

潁川馥屯鄴邈岱瑁遺咸屯酸棗共約盟誓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卓聞紹起兵乃誅其叔父太傅隗及太僕基使司隸宣璠收袁氏宗族在京師者尺口以上皆殺之原注卓別傳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郿藏之既而卓脅遷車駕西幸長安卓留據雒陽焚燒宮室發掘陵寢獨長沙太守孫堅與卓戰屢破之紹等皆畏卓莫敢先進諸軍十餘萬列營酸棗日置酒高會曹操爲陳計策不從引兵與卓將徐榮戰不利詣揚州募兵紹還屯河內諸軍食盡衆散卓遣少府陰修等譬喻諸將使罷兵紹等各執其使殺之是時豪傑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爲報州郡蠭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韓馥見豪傑歸心於紹忌其得衆恐將圖己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遺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方聽紹舉兵而謀于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爲國安問袁董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未晚也劉岱遺馥書曰董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但卓死之後當回師討文節爾擁強兵阿凶逆寧可得置馥大懼歸咎于惠將殺之從事耿武棊閣伏惠上願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掃除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自是山東州郡互相吞滅不復謀討卓矣初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卓與諸將西行不爲民人保障甫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性好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干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州遂蕭條悉爲丘墟和病卒紹使臧洪領青州以撫

之。二年紹與山東諸將議立幽州牧劉虞爲帝遣使奉章詣虞虞拒不受張楊自上黨率衆數千歸紹紹使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意益深疑于紹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會馥將麴義叛馥與戰而敗紹因與義相結紹客逢原注音龐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強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辨士爲陳禍福迫于倉卒必自遜讓可因據其位紹然之卽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外甥陳留高幹原注謝承書幹字元才才志宏逸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及馥所親潁川辛評荀諶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南來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不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柰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必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幷力取之危亡可立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謹案後漢書作騎都尉沮授此作治中李歷從魏志也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

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奐將強弩萬張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浮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馥去。獨耿武閔純杖刀拒之。不能禁。乃止。紹皆殺之。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而實無所領御。引廣平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播遷。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勾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君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値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于西京。復宗廟于雒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卽表授爲監軍奮武將軍。原注。獻帝傳。授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魏郡審配。原注。先賢行狀。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鉅鹿田豐。原注。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渤海人。豐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閹宦擅政。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左別駕。並以

正直不得志于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荀諶皆爲謀主。原注・英雄記・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爲韓馥所不禮。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兵圍守馥第。拔刀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搥折兩腳。紹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從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爲見圖。無何。起至溷。以書刀自殺。公孫瓚大破青州黃巾于東光。還屯廣宗。威震河朔。時州郡務相兼幷。以自強大。紹與術亦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周昂爲豫州刺史。襲取堅陽城。堅還擊昂走之。術遣瓚弟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于紹也。遂出軍屯槃河上。疏數紹罪惡。進兵攻紹。冀州諸城。望風響應。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去紹。領渤海兵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紹乃自出擊瓚。陳于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三萬。謹案・兵三萬與後漢書合・陳志・英雄記俱作二萬・列爲方陳。騎萬匹。分爲左右兩翼。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爲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精兵八百爲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陳于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關。兵皆精銳。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強弩雷發。瓚軍大奔。臨陳斬瓚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原注・眞人水鏡經・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卽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見瓚已破。不復設備。發鞍息馬。帷帳

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亂矢雨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反逃牆垣間邪。促使強弩競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爲紹。頗稍引卻。會麴義來迎。騎乃散去。紹振旅還鄴。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復出。紹乃與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士卒疲頓。遂以其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于百里。上拜奉朝命。岐住紹營。遣書告瓚。瓚遣使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世祖解紛。乃俱陛見。同輿共出。嫌難既釋。時人美之。原注。後漢書。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戮之于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曰。見恂必手劍之。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于是並出相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紹乃領兵南還。三月上巳。會賓從于薄落津。修禊事以爲樂。原注。韓詩章句。鄭俗三月上巳。于溱洧兩水之上。秉蘭祓除不祥。風俗通。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禊者。潔也。于水上盥潔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災也。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會于鄴中。坐客皆憂怖失色。紹自若也。原注。齊帝春秋。紹勸督引滿投壺。言笑容貌自若。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納他賊。載紹家及諸衣冠。身自扞衛。送至斥丘。紹到遂屯斥丘。以升爲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腸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

賢、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雁門烏桓戰于常山。燕備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而紹軍亦疲憊。遂俱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殺之。而幷其衆。初帝之立。非紹意。故欲立劉虞。帝在長安。竟不通問。興平二年。李傕等以紹雄據河朔。威名日盛。乃拜紹爲右將軍。其冬車駕東還。爲李傕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勤王卹民者。今州城麤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以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潁川郭圖。原注。九州春秋。圖字公則。淳于瓊曰。漢室淩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授曰。今迎朝廷至鄴也。于事會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之者矣。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將軍其圖之。紹竟不從。以圖等言爲然。原注。陳志。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裴松之曰。案魏帝傳。沮授書迎帝都鄴。策而圖沮之。此稱郭圖之計。與傳違也。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東郡太守臧洪從紹請兵救超。紹不與。操拔雍丘。殺超。洪絕紹。不與通。紹興兵圍之。城陷。執洪。殺之。建安元年。帝至雒陽。曹操迎帝都許。盡收河南地。關中皆附。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開勤王之師。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原注。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仰天而哭。夏六月。天爲降霜。說苑。齊莊公攻莒。爲五乘之賓。而杞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蓋汝下也。及與莒戰。梁遂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陁。而隅爲之崩。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

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乃懷忠獲罪。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室。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卽臣渤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偸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勢。扼絕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己。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鮑。陸掠北境。臣卽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

戈加自始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勢爭戰陳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陛下含宏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雒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在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闕覬重禮以希彤弓玈矢之命哉原注左氏傳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為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歔欷于杜郵也原注史記胡亥遣使者賜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于陽周恬喟然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遂吞藥自殺秦王免白起爵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太傅日磾位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為讎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原注周官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元注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于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為位者

。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有刺也。若以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原注。齊桓晉文。皆以諸侯行天子事。故云行權。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弒之貶矣。原注。左氏傳。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臣雖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原注。詩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尸鳩之養其子。旦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絕邪諂之論。無令臣結恨三泉。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恥爲之下。原注。漢制。太尉位在大將軍上。明帝以東平王蒼爲驃騎大將軍。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音公上。位在太尉上。自是大將軍表辭不受。操懼讓位於紹。二年春。袁術稱帝于壽春。三月。詔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于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原注。音婢。溼雒陽殘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禽。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方圍張繡于穰。引兵還。密謀圖紹。四年春。紹復擊公孫瓚。圍瓚易京。破之。斬瓚。遂并其衆。拓定幽土。盡有河朔四州之地。志驕氣盈。貢御希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黃。允宜順天人。稱尊號。原注。獻帝春秋。袁曜代赤。故包有此言。舜以土德王。故黃。漢火德故赤。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又以初平年號與本初字合。必能克平禍亂。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帥。欲以攻許。原注。世語。紹步卒五萬。騎一千。孫盛評曰。案魏武謂崔琰曰。昨案貴州戶籍。可得三十萬衆。由此推之。

但冀州勝兵已如此。況兼幽并及青州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沮授諫曰。謹案。志注作沮授田豐同諫。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其勢易若覆手。何必乃爾。授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于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今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于持牢。而非見時知幾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于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崔剡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

袁紹下

五年。昭烈殺徐州刺史車冑。據沛以圖曹操。操懼。乃自將擊昭烈。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不可卒解。舉兵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

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遂疏焉。曹操畏紹渡河。急擊昭烈。破之。昭烈奔紹。紹于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紹乃宣檄州郡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禍。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爲世鑒。（原注。史記。秦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祀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壻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于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原注。騰。嵩事並見曹操傳。後漢書。左悺。河南人。爲小黃門。徐璜。下邳人。爲常侍。）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慓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原注。漢書音義。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于幕中。因曰幕府。）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于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

取用。故遂與操同謀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將蹴威柄。原注・文選注・法言曰・羊質虎皮・言操本羊質而被以虎文也・李賢引續漢志云・虎賁將冠鶡冠・虎文單衣・文選注・獎・勸也・又曰・蹴・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冀獲秦師一克之報。原注・左氏傳・晉敗秦師于殽・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原注・謝承後漢書・操得兗州・衆強威內・懷反紹意・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原注・事見讓本傳・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于徐方。地奪于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原注・左氏傳・圍宋彭城・非宋地也・于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叛人・呂布也・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原注・謝承後漢書・操圍呂布于濮陽・爲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則幕府無德于兗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原注・禮記各司其局・左氏傳・離局姦也・局部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室。謙案・陳志注作王宮・誤・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原注・應劭漢官儀・尚書爲中臺・御史憲臺・謁者爲外臺・召文選作領・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原注・五宗・高祖及孫・族・父族・母族・妻族也・三族・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章。原注・事見彪本傳・章・文選作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錫。原注・文選作飾・操欲迷

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恭肅。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謹案。宋書廢帝紀曰。魏武帝有發丘中郎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竟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于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于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遯。屯據敖倉。阻河爲固。原注。獻帝春秋。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鄴。以爲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屯守敖倉。欲以螗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原注。莊子。螳螂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原注。尸子。中黃伯曰。今左執大行之擾而右搏彫虎。睢訓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大行。原注。戰國策。范高幹。青州涉濟濕。原注。袁譚。劉表。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燔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消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自出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

吹揚素麾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凭恃雖有忠義之佐脅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衞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操又矯命專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卽日幽、幷、靑、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于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謹案文選故與後漢書三國志魏書錄者不同紹進軍黎陽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貲財以與之曰夫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克伯珪衆實疲弊而將驕主怯軍之破敗在此行也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嬴弱姬其今之謂乎紹先遣顏良攻操將劉延于白馬授又諫紹曰良性足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操救延與良戰斬良紹渡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幷屬郭圖紹使昭烈及文醜挑戰操又擊破之斬醜再戰而禽二將軍中大震操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沮授又說紹曰北軍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軍南幸于急戰北利于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

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遂合戰。操軍不利。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矢下如雨。營中蒙楯而行。操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軍呼爲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輒于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操軍糧盡疲困。多叛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于表以絕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軍。星行掩襲。許拔則奉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遂奔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之。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操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操營固。攻之必不拔。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大破瓊等。斬之。盡燔其穀。紹軍恟懼。郭圖慙其計。反譖張郃于紹曰。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降。于是紹軍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降操。操盡阬之。前後八萬人。沮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爾。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

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紹。乃誅之。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迕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恚。內忌將發。吾必死矣。紹軍士既敗。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于敗也。紹謂逢紀曰。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推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見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于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初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原注。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霸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己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于所事。慮不在己。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審配二子爲操所禽。紹將孟岱言于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以爲然。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親厚。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爲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短于從善。故至于敗。六年曹操以紹新敗。欲乘其困。遂定之。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軍不出。操乃還。七年春。操復進軍官渡。紹自軍敗。憤發病嘔血。夏五月卒。紹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悼念。市巷揮涕。如喪所親。紹後妻劉性酷妒。紹死未殯。盡殺紹寵妾五人。曰。死者有知。當復被寵地下。

乃髡頭墨面。殘毀其形。又盡滅其家。紹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劉氏有寵而愛尚。數稱于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以爲嗣。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兎。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原注。愼子。兎走于街。百人逐之。貪人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兎爲未分定故也。積兎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兎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且年鈞以賢。德鈞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誡。下思逐兎分定之義。紹曰。吾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于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譚至青州。其土自河而西。不過平原。譚北排田楷。東破孔融。曜兵海隅。威惠甚著。流民多歸之。寖以富強。其後信用羣小。驕奢淫佚。華彥孔順姦佞猾險。委以腹心。別駕王修。忠良正直。備員而已。使婦弟領兵。內草竊市井。外剽掠田野。又使兩將募兵。屬縣有賂者免。白籍貧民。竄伏丘墓。放兵捕索。如獵鳥獸。于是聲望大損。境土蕭條。復如始至之日矣。及紹卒。嗣猶未定。逢紀、審配以驕縱爲譚所惡。辛評、郭圖皆比于譚。而與紀配有隙。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與劉氏謀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出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八年春。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于尚。尚乃留審配等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于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謹案。後漢書與此合。陳志作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夜遁還鄴。操追至鄴。收其麥。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幾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

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尙。戰于門外。譚敗。乃引兵還南皮。王修率吏人自靑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尙。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鬬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天下。譚不從。譚將劉詢起兵濕陰以叛。譚諸城皆應。譚歎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修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赴譚。妻子爲賊所殺。譚更以統爲樂安太守。尙復自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尙圍之急。譚奔平原。尙軍館陶。譚復出擊尙。尙敗走險。譚追擊之。尙設伏出奇。復大破譚。僵尸十餘里。譚復走保平原。尙復攻之。戰于門外。譚軍復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外則不敵。愚以爲可呼曹操使擊顯甫。操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盡可獲也。若顯甫破敗。其兵散亡。又可斂取以拒操。操遠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則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操爲對矣。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誰可使。圖曰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操請救。時操南擊劉表。次於西平。毗見操致譚意。且陳取尙平河朔策以自結于操。操大悅。乃許譚平。劉表遺譚書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迴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

賢允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于鄴都。揚休烈于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寤青蠅飛于竿旌。無忌游于二壘。原注・無忌・楚議人費無忌・使股肱分成二體。胷膂絕爲異身。初聞此問。尙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原注・左氏傳・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棄親卽仇之計已決。旃旆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干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于一世也。未有棄親卽異。兀其根本。而能全于長世者。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齊。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原注・公羊傳・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左氏傳・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伐齊・濟河・病目出・及卒而視不可含・士匄撫之曰・子荀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荀偃字伯游・宣子士匄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于當時。全宗祀于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慈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于夫人。未若鄭莊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于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捐弃百痾。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原注・左氏傳・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請京・使居之・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伐段・段出奔共・遂置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

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史記。舜母死。瞽瞍更娶妻生象。象常欲殺舜。舜踐帝位。封象有庳。爲諸侯。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師。原注。史記。蚩尤作亂。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禽殺蚩尤。周公東伐淮夷。踐奄。遷其君蒲姑。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二君初承宏業。纂繼前轍。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惟義是務。惟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仁君度數宏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己復禮。當振旅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遵而不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原注。戰國策。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勑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並不從。曹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叛歸曹操。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爲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于平原。配獻書于譚曰。配聞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便于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圖危宗廟。剝亂國家。

親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涕以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誅。原注・左氏傳・公薨・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爲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原注・公羊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柰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何・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靈公逐蒯聵而立輒・輒之義可以立也。父子猶然。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絀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卽世之日。我將軍斬衰之廬。而將軍齋于堊室。出入之分。于斯益明。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原注・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巵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巵・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巵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曲辭諂媚。交亂懿親。我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踵。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強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爲雁行。賦爲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亦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爲傷。原注・左氏傳・宮之奇曰・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幷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襲閼沈之迹。

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紀綱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突屠城殺吏交屍盈原裸民滿野至于髡鬀髮膚割截支體寃魂痛于幽冥創痍被于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萬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爲禦侮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加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陳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兵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之惠原注穀梁傳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鬬以干嚴刑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重怒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埸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敝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伏惟將軍至孝烝烝發于岐嶷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卒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于糞土貴名高于丘嶽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仇敵委慈親于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躬布體以聽斧鎮

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反旆。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原注。荀子。絕人以玦。反人以環。譚得書。登城而泣。既劫于郭圖。又以兵鋒累交。遂不納。曹操進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蘇由爲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操。遂爲土山地道攻之。配亦于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札。謹案。馮札與後漢書合。陳志作馮禮。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原注。墨子備突篇。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窒竈。門旁爲竈充竈杖又置艾寇。卽入下輪而塞之。鼓竈薰之也。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城。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尙聞鄴急。將軍萬餘人。未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鉅鹿李孚入城。孚斫問事杖繫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尙乃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應之。配出兵城北。欲與尙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尙亦破走。依曲漳爲營。操復圍之。未合。尙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尙還走藍口。謹案。藍口與後漢書合。陳志作濫口。操復進急圍之。尙將馬延等臨陳降。衆大潰。尙奔山中。盡收其輜重。得尙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

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初譚之去。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操兵入。配在城東南角樓見之。知城必陷。忿辛郭破壞冀州。遣人馳詣鄴獄。指殺評家。配乃拒戰城中。操兵生縛配。詣帳下。毗聞配屠評家。逆以馬鞭擊配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眞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且汝今日能生殺我邪。有頃。操見引。謂配曰。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操曰。自卿子榮爾。謹案。志注作自卿文榮爾。文字訛。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操復謂曰。曩者孤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爾。操曰。卿忠于袁氏父子。亦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意壯烈。終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原注。樂資山陽公載紀及袁暐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于門中。既敗。逃于井中。於井獲之。裴松之曰。配一代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敷窮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雖信。誠爲易了。不知資暐之徒。竟爲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實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初冀州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合。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爲降虜。審配爲忠臣。雖死豈羨汝生邪。臨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也。見者莫不歎息。操以尙在。乃全尙母妻子。還其財寶。操子丕見熙妻甄氏美。卽納之。高幹以并州降。復爲刺史。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攻尙于中山。尙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淸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敗。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恆人。趨奔之。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李孚自稱冀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強弱

相陵。人心擾亂。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操卽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侵淩。城中乃安。操于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袁譚使王修運糧于樂安。聞譚急。卽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屍。操欲觀修意。默然不應。修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操乃許之。原注。傅子曰。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哭者戮。及妻子。于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裴松之曰。案田疇傳。疇爲袁尙所辟。不被譚命。傅子合而言之。有違事實。以修爲督軍糧。還樂安。譚所部諸城皆服。惟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修取統首。修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操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以萬數。及破南皮。閱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操歎曰。士不妄有名。辟修司空掾。尙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別駕代郡韓珩曰。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原注。先賢行狀。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弟。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于家。高幹聞操討烏桓。復以并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操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十一年春正月。操自將擊幹。幹聞之。留別將守城。走匈奴求救于單于。單于不受。操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雒都尉王剡捕斬之。原注。典略。上雒都尉王剡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于室。以爲剡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己愛故也。十二

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尙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于遼東。尙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尙以爲功。乃先置精勇于廄中。然後請尙熙。熙疑不欲進。尙強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于凍地。尙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謹案。陳志作鄙曰。後漢書作康曰。與此合。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操。原注。吳書尙有弟名買。與尙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尙兄子。未詳。紹從兄遺。字伯業。爲長安令。河間張超薦于太尉朱儁。稱遺有冠世之才。幹時之略。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儁遂辟遺。累遷山陽太守。舉兵討卓。後失官。紹乃用爲揚州刺史。袁術攻之。敗死。曹操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爾。原注。蔚宗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很剛而不和。愎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

袁術上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之子。紹之從弟也。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歷職內外。累遷河南尹虎賁中郎將。靈帝崩。與紹共誅宦官。董卓欲廢立。以術爲後將軍。術畏卓。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原注。案獻帝初平元年。袁術據南陽。後漢書。術傳云。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表傳云。術阻兵屯魯陽。表不得至荊州。陳志術傳。孫堅殺張咨。術得據南陽。魏武帝紀。此年三月。關東諸將議。以靈帝失道。使天

下叛亂。少帝幼弱。爲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欲立爲主。紹與冀州牧韓馥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于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原注。史記。伍子胥名員。父曰伍奢。兄曰伍尚。費無忌讒太子建于楚平王。殺之。奢爲太傅。并殺奢。及尚。員遂奔吳。事吳王闔廬。導之伐楚。入郢。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違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僚。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爲先。太傅公仁慈測隱。雖知賊卓必爲禍害。以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爲此。非所敢聞。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仇。況非君命乎。慺慺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會虞拒不從。議遂寢。術表孫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擊破董卓于陽人。袁紹因堅討卓未反。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釁隙遂成。術之得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乃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于紹。術怒曰。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于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昭烈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爲劉表所逼。引

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于匡亭。大敗。退保雍丘。又走襄邑。操追擊連破之。乃將其餘衆奔九江。初揚州刺史陳溫卒。紹遣袁遺領州。術攻遺。敗走沛國。爲亂兵所殺。術用下邳陳瑀爲之。術敗。欲赴壽春。瑀拒不納。術退保陰陵。收兵攻瑀。瑀敗走。歸下邳。原注。案陳志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英雄記。謂溫卒遺敗而瑀爲之。記說爲詳。故取之。術自領州。兼稱徐州伯。以張勳橋蕤爲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乃授術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日磾憂恚。嘔血死。術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原注。當塗高者。魏也。術自以術及路皆塗也。故自言應其讖。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原注。袁濤塗陳公族大夫。袁氏其後也。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奪之。原注。吳書。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日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江表傳。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于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僞也。虞喜志林曰。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官。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永昌二字爲錯。未知兩家何者爲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強謂之僞。不亦誣乎。陳壽爲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爲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爲璽。璽雖以金。于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蓋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爲難。不通其義者爾。裴松之曰。孫堅于興師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爲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爲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畜。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于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于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于諸君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

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弊術默然使召張範範辭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徼福于齊桓擬迹于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聞術欲僭號與書諫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原注：天官虛次有司非二星主司過失）聖王建敢諫之鼓（原注：鄧析子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練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者董卓無道輒擅廢立陵虐王室敢行弒逆禍加太后暴及宏農略烝宮人發掘陵寢焚毀宗廟殘賊忠良劫遷乘輿天子播越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神武外振元惡內斃幼主東顧乃俾保傅奉宣明命使各罷兵修文偃武與之更始而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荊公孫瓚然朔北正禮阻兵江滸元德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櫜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乃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豈海內所望之意哉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使時無失道亦無由逼取之也今幼主非有惡于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于強臣而欲奪之懼非湯武之舉也卓雖狂狡猶不敢廢主自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是以斯須遊魂尋已

斃滅。今四方之人。皆便戰鬬。各據方州。地廣兵強。乃欲爲卓所不爲。以逆臨之。是取禍也。且天下神器不可虛干。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原注・漢書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後漢書・南頓君生光武于縣舍・有赤光照室中・）皆因民之困瘁。于桀紂之政。毒苦于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于幼主。尊明無受命之德。一旦登卽尊位。祇聚天下之兵爾。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夫誰不欲。義不可也。是以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可以爲監。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咸歸心焉。若除其偪輔而相之。必成中興之業。致周之盛。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漢統。而固劉宗。比跡周霍。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罔極。使君五世相承。（原注・安生京・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世・）爲漢臺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之危阽。以奉祖考之志。報漢室之恩。夫忽履道之節而強進取之欲者。曲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謂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盍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爲難圖之事。抗難保之勢。以徼羣敵之氣。生衆人之心。反忠爲逆。累世之公族。一舉而喪之。後雖有悔。恐無及矣。忠言逆耳。幸留神聽。術不納策。遂絕之。

袁術下

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僭號自稱仲家。（謹案・仲家與後漢書合・魏志作仲氏・）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

祀天地。沛相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遊。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乂有爲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爲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于耳。骨肉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術欲以故兗州刺史金尚爲太尉。不許而逃。術追殺之。乃遣使者韓允以稱帝事告呂布。并爲其子聘布女。布執允送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橋蕤于蘄以拒操。操擊破之。斬蕤。勳退走。術兵弱將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爲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爾。寧以一人之命救百姓于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尚奇。而天性驕肆。尊己陵物。及竊僞號。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原注。九州春秋。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有心志。僉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殮。自下飢困。莫之簡卹。于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

奔其部曲陳簡。謹案。陳簡與後漢書合。陳志作陳蘭。雷薄于灊山。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爲。遂歸帝號于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惟強者兼之爾。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以強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昭烈徼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糧儲。祇有麥屑三十斛。盛暑求蜜漿。不獲。坐簀牀良久。乃大咤曰。袁術乃至是乎。頓伏牀下。嘔血斗餘。死。術從弟允。畏曹操。不敢入壽春。奉術柩及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燿仕吳爲郎中。原注。陳志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共一傳。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以來。殆未之有也。袁術奢淫放肆。桀不終已。自取之也。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憑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後嗣顛蹶。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于羽遠矣。裴松之曰。桀紂無道。秦莽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衆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忍之性。實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爲當。但評既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于辭爲重。袁術無毫芒之功。纖芥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神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議曰。袁氏奕世公鼎。高風義軌。冠冕海內。紹資望夙著。一旦提劍而起。汎除閹豎。肅清宮闈。心不義卓。投袂而起。則有英雄之志矣。于是山東討賊。推爲盟主。河朔服義。讓以方州。卒連幽、并、青、冀。橫制天下之半。材勇效命。智謀貢策。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則桓文之舉也。乃猜忌自用。潛懷不軌。稽失事機。爲操所先。

忿兵犯順。折衄以死。幼長倒置。禍起骨肉。家聲委地。咸其自取也。術特冢中枯骨。敢奸大分。罪浮于紹矣。沮授田豐。計畫不用而不能去。卒蹈其難。其猶在亞父之後乎。原注。史記。項羽疑范增。稍奪其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審配慷慨壯烈。死于袁氏。豈君子之澤猶未斬也。劉表譬解譚尙。深明嫡庶長幼之分。而身惑于琮琦。可謂九江之龜。靈于人而不靈于己者也。原注。書。九江納錫大龜。莊子。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贊曰。二昆挺挺。志淸王路。釁勇嗇禍。闕覬僭據。得雉失盧。夫豈操敵。隕身亦宗。諸子狼藉。豐授智計。豈劣攸詡。事非其人。詒誚千古。